

怀念孙方友

侯发山

2013年7月27日上午,因为要搬家,我正在家中整理书籍,忽然接到好友吴万夫打来的电话,说孙方友老师因心脏病复发,医治无效去世了。当时,我恰好看到手头的《鬼谷子》,这是多年前我去郑州拜访孙方友老师时,他送给我的。看着他的亲笔签名,我心里一阵难受。

孙方友老师是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,从1978年参加工作开始,先后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收获》、《钟山》、《花城》、《大家》、《中国作家》等刊物发表作品,出版有长篇小说《鬼谷子》、《衙门口》以及中短篇小说集《刺客》、《虚构构成》、《女票》、《美人展》等24部,计600多万字。其代表作《陈州笔记》系列和《小镇人物》系列,洋洋数十万字,杂糅民间元素,刻画出周口地区的万千风情,也由此构建出孙方友老师的“文学陈州”。他的“新笔记体”小说是继蒲松龄之后,中国文学笔记体小说的又一座高峰。河南省文学院院长何弘曾这样评价孙方友老师的作品:方友是河南作家中很重要的作家,在小说领域创作突出,在全国很有影响。他的小说吸收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营养,用艺术手段写出了家乡的民俗、人物的性格和形象,是真实的艺术的陈州,在文学界起到广泛影响。从这个层面讲,他是最富有中原特色、最具广泛意义的作家。

了解孙方友老师的人都知道,他实在、真诚、善良,很随和,很热情,没有一点架子。记得在一次集会上,我们第一次见面时,我自报家门跟孙方友老师打招呼。“猴头”孙方友呵呵一笑,幽默地说,“孙猴”是一家,都是自家人。一句话,消除了我的拘谨和不安,让我感到他像是家里的大哥。我的第一本集子《月亮船》出版后,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请孙方友老师给我写个评论,他很爽快答应了。果然,没多久,我就接到他的信件(那时电脑还没普及),打开信封,看到了他工工整整写在方格稿纸里的评论。他在开篇写有“这‘猴头’日渐成熟了,万万不可小觑”的话,让我在惭愧之余产生了很大的动力,心想一定要好好写,不能辜负了孙方友老师厚望。

2010年深秋,巩义作协在竹林镇举办文学笔会,我邀请孙方友老师参加,请他给与会的文友们讲讲课,传授一下写作经验,孙方友老师很愉快地答应了。与会的文友写作水平参差不齐,在孙方友老师之前,我还担心他像某些大师级人物一样讲得太高深、虚幻,让大家吸收不了。想不到,孙方友老师讲得浅显易懂,让文友们都能接受得了,而且,孙方友老师是有备而来,拿着他的笔记本和剪贴本,讲他的写作体会,讲写作注意事项,等等。孙方友老师讲的写小说的“翻三番”理论让我受益匪浅。这个理论说的是写小说不要只有一个包袱,不能让读者猜到结尾,要多翻几番,让故事更加引人入胜,使小说更具多义性。让人感动的是,这次邀请孙方友老师来授课,他依然没有收取出场费或者说授课费。在物欲横流的当下,在明星出场动辄几十万的今天,是很难能可贵的。

就在几天前,在焦作青天河参加黄河两岸作家作品研讨会期间,我在给与会的作家们交流时说到,希望业余写作者不要把文学当成事业,要当成一种兴趣爱好。除了文学,我们还有工作,还有家庭,还有亲情,因为文学太折磨人了,不能因为文学不顾一切。我身边的不少文友,就是因为熬夜写作,透支了身体,年纪轻轻就失去了性命。

没想到,一语成谶。孙方友老师走了,却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,他笔下的人物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。

说说袁克定

孙方友

袁克定,字云台,人称“北京大爷”,是袁世凯唯一嫡出的儿子。自幼时脸上曾有一胎记,所以长辈们就用“记儿”做他的乳名,入学时老师谱“记”音,为其起学名“继光”——继承祖先先光之意。他的母亲就是袁世凯的正房妻室陈州于氏,袁云台4岁时随父去朝鲜,由大姨太沈氏抚养。后赴德留学,通晓英文和德文,被时人称为青年俊才。

幼年时期,袁克定一直跟父随任在侧,耳濡目染,对官场那一套非常熟悉。他修养极好,不抽烟、不喝酒,更不赌,言行循规蹈矩,道貌岸然,一副正人君子派头。他极力揣摩父亲称帝,目的自然是想做太子。只可惜他的一条腿有残疾。

据袁克定所书《辛酉秘苑》中透露,袁克定是因坠马而瘸。

那是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不久,彰德府一带治安不稳,住在滄上村的袁家眷日日惶恐。于是袁世凯便在天津卫置办一所宅院让家眷居住,但袁克定不知何想,极力反对。后来因匪患闹到了滄上村附近,袁世凯下令全家都搬。因家大业大,搬迁分为三批,袁克文、袁克定他们是最后一批。怎奈,袁克定和母亲于氏仍坚持要继续留在滄上,无奈,袁克文一行只好先走。出发那天,袁克定显得很高兴,送行时,他乘坐的是出行的骡车,回来时骑的是袁克文的马。谁知袁二公子他们刚刚到天津卫,彰德府方面的电报已经到了,说是袁大公子从马上摔下来,伤势很重。袁世凯得知后很挂心,从北京拍急电要克文回滄上去看看其兄的伤势。袁克文不敢怠慢,就找了朋友同行,准备到火车站乘火车先到北京,然后转车去安阳。谁知他们乘坐的马车路过法租界时,地

上飞起一张纸片,正好旋到骡马的头上,骡马受惊,急转回身,一下将马车的双辕折断了。车上的人虽未受伤,可那位随行的朋友却认为这征兆是大不吉,极力劝阻袁克文。袁克文因有父命在身,又挂心兄长,坚持要去,不料到了火车站,每天一班往返京城的火车却已开走了。

后来方知,那一天袁克定得了病,二月天大汗不断,满面通红,昏厥后从马上摔下,伤病交加,极其严重。他手下的人都说是因为二公子才这样的。所以叫嚷着要找袁克文报复。好在那一日袁克文没回到安阳探望,才免去一场风波。后来袁克定的腿虽然治好,却从此瘸了。

现在想来,这事儿压根怨不得袁克文,但为何袁大公子的手下如此挑拨,不得而知。据说后来袁克定得知马惊弄断车辕的事情后,也觉得不吉。为此他还专请了相师破解。那相师说:“袁”“袁”相音,折辕等于“折袁”,行情不妙。袁克定向有何解法,那相师摇头晃脑一阵,说:“袁折了再改袁不照样可以行路吗?”袁克定想想,认为父亲现在是大总统,再改改到哪里去?不料那相师是前清遗老,顺口说道:“改大总统为皇上,不就改袁了吗?”一句话,使袁克定的眼睛惊得奇大。

我曾在项城袁世凯故居见过一幅袁克定从德国留学回来时的照片,威武英气,一副踌躇满志之状。从他时时注重自己的言行、仪表来看,定是想有一番大的作为。为坚定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决心,他费尽心机。当时北京有一份报纸叫《顺天时报》,是日本外务省在京出版的报纸,它是日本在华的主要舆论工具,反映日本政府的立场,所以袁世凯总是在公暇之余翻阅。袁克定认准了这一点,便偷偷集结一班笔杆子,每天制一份假《顺天时报》,每天向袁世凯发送假报。尽管此事被其三妹袁静雪发现并揭露,袁世凯还用皮鞭把他痛打一顿,骂其“欺父误国”,但你不得不承认他这一招儿的高妙。就是说,袁克定搞政治是有一套的,现在想来,如果袁世凯最后称帝成功,袁克定为太子,他是不是要当一回中国的拿破仑?

但有两点可以肯定,一是袁克定第一个突破了袁氏家族的男人活不过60岁的诅咒,他活了81岁。第二是1936年,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,想拉袁克定入伙,袁克定断然拒绝,保住了晚节。

孙方友,本省作家,郑州日报“郑风”版老作者。这是他7月23日——去世前3天发给本报的稿子。 编者



涡纹铜罍

(商代)
袁文

此涡纹铜罍通高21.0厘米,口径17.5厘米,为市博物馆旧藏,属国家一级文物。

敞口,尖唇,口沿处对称相立两个菌形柱,菌帽上饰涡纹;颈口侈大,其下内弧敛收,颈腹分段明显,腹鼓外侈,其侧置有弧形鬃;平底,下承三个锥形空足。腰部饰一周带状兽面纹,腹部七个涡纹。整器铸造精良,纹饰考究。

新书架

《李鸿章时代》

李丽铮

本书从1870年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各发生的一件大事讲起。在大清国,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;在欧洲则爆发了普法战争。1895年,太平洋的两岸同样各发生一件大事。在西岸,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,李鸿章被撤销直隶总督一职;在东岸,美国的GDP总值第一次超越大清国,跃居世界第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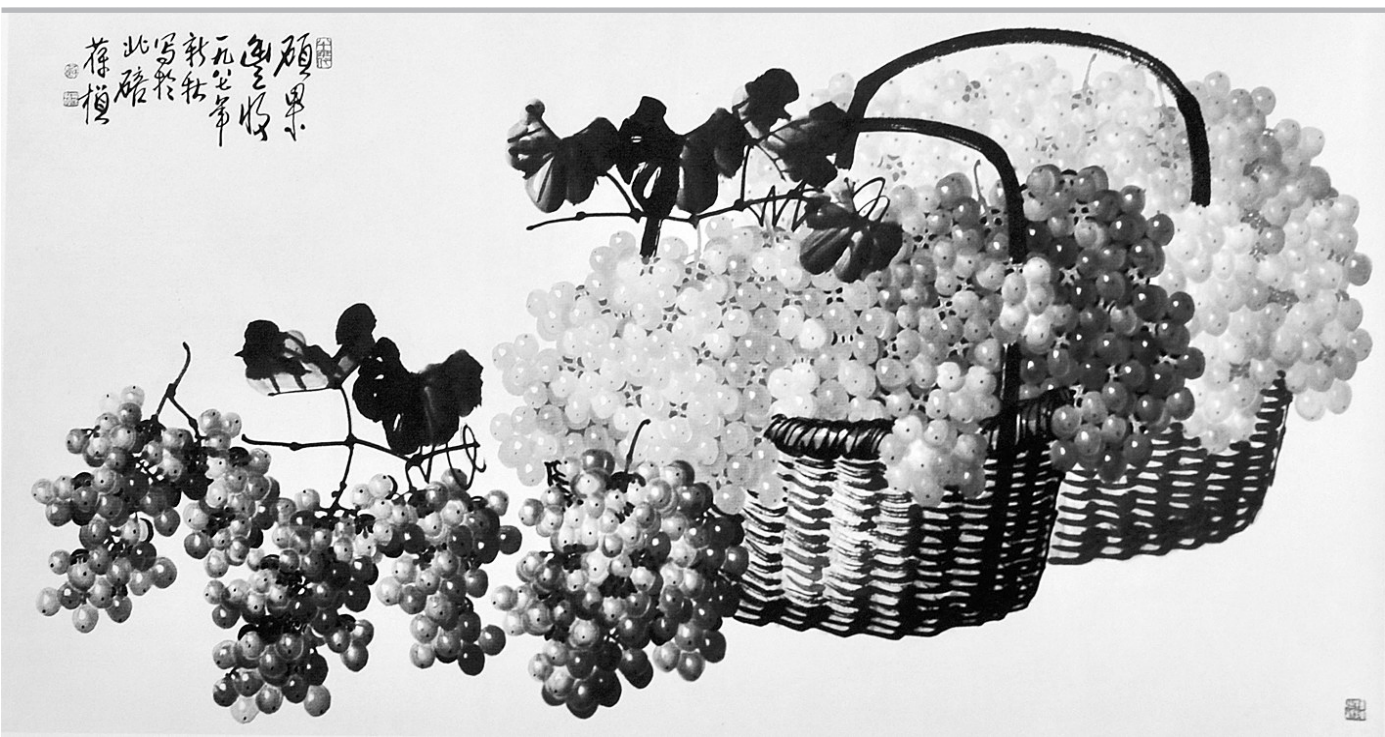
从1870年到1895年的25年,是李鸿章主政北洋,“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的25年,也是全球权力格局巨变的25年,更是晚清错失战略机遇、加速进入下行曲线的25年。其间之内政外交,无论是成是败,是为是非,李鸿章都扮演了核心角色。因而,这25年也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李鸿章时代。

如何认识这样一个时代?正如托克维尔在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中给出的答案:“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,谁就永远也无法理解法国大革命。”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。本书广泛搜集中日、法等多国史料,以19世纪后期的国际格局巨变为背景,以日本入侵台湾、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三大事件为波峰,穿插李鸿章主持的内部变革,强调从大历史与大战略的双重视角,全新解读这段似乎国人已经非常熟悉,其实依然非常陌生的往事。

中国最早的军校

陈永坤

过去一般认为,我国军事院校始于公元1043年北宋庆历年间的武学。现在考证得知,其实要早得多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载,前秦王苻坚征前燕、平前凉、灭代国,统一北方大部分地区之后,为了灭掉东晋,一统中国,于公元380年2月在渭城设立教武堂,派晓达阴阳精通孙吴兵法的人为教官,训练军官,以增加战斗力。但随着前秦灭亡,教武学也就解散了。



硕果丰收(国画) 葆桢

名人轶事

成功者的第一步

马佳

杰克·韦尔奇是通用电气前CEO,如今已经78岁的他依然出书、讲课、做公益,忙得不亦乐乎。

12岁时,韦尔奇先生便开始他的第一份工作——在附近的高尔夫俱乐部做球童。他表示:儿时的打工经历让他终生受益,当时自己也非常喜欢背球杆、拾球这份苦差事。在工作的时候,韦尔奇有意观察那些生活相当富裕的人,倾听那些生意人、地产商和医生们谈论他们的生意,还观察他们彼此如何相处。韦尔奇在获得博士学位后,在通用电气公司找到了一份初级化学工程师的工作,起薪很低,只有1万美元一年。他有一次因为工作失

误,把工厂的房顶炸上了天,为此他险些被解职。就在他不满薪水太低准备跳槽的时候,一位上级留住了他。后来二人合作,提高了销售业绩,改善了工作环境,并去除了公司内部官僚之风。1972年,韦尔奇被任命为通用电气公司副总裁;1981年,最终坐上了通用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位置上。

世界华裔女性的杰出代表、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,家境优越富足,但她对自己却格外严格。16岁时她找的第一份工作——在曼哈顿图书馆做助理。她接电话、做方案,无论大事小情全都认真负责、力求完美,馆方评价她“工作勤奋,时时表现出

独创性、主动性和预见性”。

新晋中国内地首富、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,初中毕业后去了浙江舟山的一个农场工作,几年后辗转于绍兴的一个茶场。后来,大批知青相继下乡,宗庆后在海滩上挖盐、晒盐,挑盐,在茶场种茶,割稻,烧窑。1978年,随着知青的大批返城,33岁的宗庆后回到杭州,在校办厂做推销员,10年里辗转于几家校办企业,依然郁郁不得志。等他开始创业的时候,已经是一个42岁的中年男人。

成功收购沃尔沃的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,从小生长在浙江台州一个落后贫困的小山村,他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照相工。19岁那年,李书福刚高中毕业,父亲给了他120元。李书福表示,刚开始根本不是照相馆,就是买了个小相机,骑个破自行车满街给人照相。他的照相生意做得不错,半年后赚到1000元,后来李书福正式开起了照相馆。



老农(油画) 杨云龙

连载



俞健良口述
在痛苦的世界中
尽力而为

我在北大的时候,执教三尺讲台,前面那几年教得确实挺枯燥的,因为发现自己的教学水平还不够,讲课水准不高,口头语言也不流畅,中文说得不好,英文也说得不好。但是,在北大的后两年,我的教学才突破了某种瓶颈,达到了一定的水准,就是对学生的不再害怕了,自信心十足,在课堂上也敢胡侃了。

在北大上英文课的时候,有时不给学生们讲英语课本的内容,而是给他们讲《圣经》,把《圣经》拿出来当范文读,把希腊、罗马神话拿出来读,把最好听的英文歌曲拿出来分析,把歌词讲给他们听,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了现在的这种授课风格了。等到在校外上培训大班的时候就更游刃有余了,因为在北大我上的课也就是四五十个学生,而外面的培训班常常是100人以上,甚至到了200人这样的规模。面对这样庞大的学生群体,我就琢磨怎么样能够吸引这200个学生的注意力,很自然的,我就会把励志、幽默和授课结合在一起讲,对题目进行更加到位的分析,收到了极佳的效果。

最初我一心一意地搞英语培

训,先是为别人教书,后来我就发现自己干能挣更多的钱,就与东方大学合作办了个外语培训中心。先是搞TOEFL培训,后来又发现开GRE班比开TOEFL班更受欢迎,于是就开开始开GRE班。招来了几十个学生才发现没有任何老师能够教GRE的词汇,我只能自己日夜备课,拼命翻各种英语大词典,每天备课达十个小时,但上课时依然捉襟见肘,常常被学生难倒,弄得张口结舌。为维护自己的尊严,我开始拼命背英语词汇,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贴满了英语单词,最后居然弄破了两本《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》。男子汉不发奋则已,一发奋则几万单词尽入麾下。结果我老婆从此对我敬畏恩爱,如滔滔江水,绵绵不绝。

后来就有了新东方学校,就有了《GRE词汇精选》这本书。最早写这本书时,中国还没有普及电脑,我就用一张卡片写一个单词和解释。在用完几千张卡片以后,再按照字母顺序整理出来送到出版社,结果出版社不收卡片,我只能又把几千张卡片抱回家,我老婆就在家里把

一张卡片上的内容抄在稿子上,每天都到深夜。书终于出版了,由于用了红色封面而被学生戏称为“红宝书”。后来为了不断跟上时代,又几经改版。由于有了电脑,修改起来也变得容易,不再需要任何伏案抄写。但对我来说,这本书唯一的意义,就是直到永远都留在我脑海中的一——我老婆在灯光下帮我抄写手稿时的美丽背影。

我教英语最成功的一点就是,我能够把课堂气氛和听课效果的能力。新东方正式成立前的最后一个班的人数已经达到了400人的规模,就是1993年还没成立新东方的时候最后那个班。那么面对400人的听课规模,所有的老师必须具备这样的一种能力,同时抓住这400人的注

“半条命”。因为当时我定了一个制度,就是“如果你觉得这个老师不好,你可以把老师轰走”。最后的结果呢,这些老师真的都被“轰走”了,我只好各个教室乱串,临时担负起“消防员”和“救生员”的工作。疲于奔命的授课、代课突然让我的工作量激增,一段时间下来,就有些吃不消了,每天讲到嘴发干,声音嘶哑。

我时不时想起评书中的一句老话“一块好铁能打出多少钉”,虽然我能再吃些苦,多代几堂课,但这样下去绝不是好事。一旦某一天我真的讲不出来了,整个学校就面临着停转的可能。我算是一个好老师,但是只靠我自己是不行的,所以,我必须培养出一批和我一样的老师来。

要把自卑心态、狂妄心态打掉有人将一个团队比喻成一艘航船,领头的是船长,其他的就是船员。船员的职责就是同心协力、风雨同舟,每个人都肩负起船上的每一个岗位,和团队一起谋求大发展。如果一切都依靠船长,那么结果只能是船毁人亡。我就像那个

这艘船的船长,我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就把所有的工作都干了,所以,培养船员就提上了日程。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,严峻的形势也产生了另外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,就是我深深地体会到了,必须培养新东方自己的授课老师了。

新东方培养了一些在考试中能拿高分的人。为什么新东方能培养拿高分的人呢?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太多考试的门槛要让人迈过去,既然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考试,那么,毫无疑问就需要新东方的老师帮他们一把。

我就大力要求新东方的老师备课一定注重细节,比如对一个词的讲解,一个句型的讲解都要展开。一般教学过程中,老师只是把词典上的例句念一遍,而我要求新东方的老师必须把知识向外延伸。对于一个单词,如何进行有效扩展就是一门学问,应该把一个重要的词讲得透彻,深入人心,甚至让学生感动,才是课堂的关键。比如讲“transcend”,也就是超越的意思,不仅讲词根和意思,还引申到“transcendental genius”,超凡的天才的意思,讲中国古代的李白,欧洲的达利、莫奈等等,使学生从倾听到分享,到感动。当学生被李贺的生命感动的时候,下一个知识点的讲解就需要调侃一下,这种激发思维、展开联想之后的调侃也是老师必须精心设计的。

我的目的实际上很简单,就是通过摸索应对各种各样考试的方法,让学生们尽快地通过考试。假如说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学习,高考要两年才能考出一个优秀的分数。新东方介入以后,如果只需花一年时间就能拿到优秀的分数的话,那么毫无疑问新东方帮这个学生省下了一年的时间。这样的话,这个学生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干别的事情。所以,我要把我的教学方法传授给我的老师,让他们也这样做。在备课方面,要准备好所有的课程再上台。在课下进行一定时间的练习,包括语速、肢体语言,认真打好每一个包袱。新东方的老师备课需要大量的时间,很多教师在开课之前都会去教室研究一下黑板和电视的位置,一切都要细心,态度很重要。